

臺灣早期文學史話

徐坤泉

一、緒言

季麒光題沈斯庵雜記詩：「從來臺灣無人也，斯庵來而始有人矣，臺灣無文也，斯庵來而始有文矣」，古時之臺灣乃一蠻瘴絕域之地，不隸中國，自古以至明初，華人罕至其地者，據傳隋煬大業六年（公元六一〇年）遣將軍陳稜，略澎湖地，是為中國經略澎湖之始，可見遠在一千三百餘年前之隋唐時代早有臺灣史實矣，但因記錄不詳，莫衷一是，例如施肩吾之題澎湖嶼（又名島夷行）之詩：「腥臊海邊多鬼市，島夷居處無鄉里，黑皮年少學採珠，手把生犀照鹹水」，連雅堂先生之「臺灣通史」，黃得時先生之「臺灣文學史序說」中皆提及唐中葉施肩吾會率其族遷居澎湖，惟經查考臺灣各府縣志均無可發見其會居住澎湖之事跡，據黃玉齋先生之「臺灣文獻考」所查：錄自光緒二十年（公元一八九四年）澎湖廳志卷十四藝文下「古今體詩」第一首，該志附註云：「按紀略以此詩置於卷末，今為更正」，臺灣縣志卷八藝文三「詩」及鳳山縣志卷十二下「截句詩」均以此為首；同題為「澎湖嶼」。又全唐詩第八函第二冊亦題「島夷行」。商務印書館民國十年版中國人名大辭典六五三頁云：「施肩吾唐洪州人，字希聖，有詩名，元和進士，隱洪州之西山，終身不仕，為詩奇麗，有西山集」並未述及來澎，李絮非民國三十四年版「臺灣」第五章中國早期經營臺灣史略云：「唐人施肩吾（第九世紀初）曾率人墾殖澎湖，亦謂肩吾所稱非澎湖」，最近蒙教育廳編審委員梁嘉彬先生之來信指示云：「……施肩吾題澎湖嶼一詩係指今江西鄱陽湖之小嶼而言，與今澎湖風馬牛不相及，前讀黃玉齋先生著「臺灣史百論」於此頗有未加詳解，希為一言，蓋施肩吾係終隱於鄱陽湖之西山（今南昌山）

，其詩收在其所著之西山集（即南昌山集）內，施肩吾安知海外尚有澎湖列島也！至鄱陽湖之亦作彭蠡、澎澤及澎湖等稱，但查辭海、辭源等書便可，若查江西通志更佳，今人不知中國有「同名異地」或「同地異名」之例，故每誤考也」，綜合如上之記錄，連雅堂及黃得時二先生之所記者，乃依據府縣志之記載，至於梁先生之別開生面意見，筆者亦有疑問如下：施肩吾題澎湖嶼詩中有「海」字「採珠」句及「黑皮年少」，「島夷」，「鹹水」。鄱陽湖或者亦可以稱為「海」，但該湖有珠可採乎？有「黑皮年少」乎？有「島夷」乎？有「鹹水」乎？否則其肯定是指今之江西鄱陽湖亦須待考，——假若施肩吾之題澎湖嶼並非為臺灣之澎湖而吟詠者則季麒光之所謂：「……斯庵來而始有文矣」，屬實無疑，臺灣文教開祖之功應歸沈氏，惟其含辛茹苦之勞非吾人所能得領會者也（施肩吾之題澎湖嶼，假若以為指南海或者有近其理亦未可知？）

宋代以後福建泉州對外貿易大盛，流船出入於臺灣西岸，以北港為華人與土著互市之口，北港今屬嘉義，距澎湖最近，元代曾置巡檢司於澎湖，隸於福建同安縣，澎湖屬於中國版圖自此始，崇禎元年（一六二八）福建大旱，飢民數萬，載至臺灣墾荒，中國大量之移民於臺灣自此始，而因當時西力東漸，顏思齊及鄭芝龍之勢力尚未堅固，旋為荷蘭人取而代之，及至明末，臺灣與中國之關係，惟有集中於戰略地帶之澎湖，對臺灣本島尚未能顧及開墾，一六七五年（康熙十四年）荷蘭海牙出版一部有關臺灣之著作，對於山地同胞之生活記述頗詳（東印度公司阿姆斯特丹商館對海外收來文件之有關臺灣報告書，或者可以譯為「海牙國立檔案館」）。可見明末清初西人關心臺灣之程度如何？其所觀察略謂其人身體強健，女子任耕作紡織，男子則操弓

矢刀槍以事狩獵，林中多鹿，鹿肉鹿皮有餘以供出口，農產以小米爲主食，並以釀酒，民性忠實守法，尊敬老人，重友誼，貴然諾，鮮有作姦犯科反覆無常之事，各部落皆散處獨立，不相統轄，遇有大事，各村社自集人民公議取決，無階級制度，是其特色。山胞遲久未能進步之原因，乃由於無文字書籍，亦無歷史記載，山地同胞已無文化文字可言而荷西文獻又係專爲侵略之調查資源報告而已，所以古時之臺灣可謂無何文學可言，除「臺灣城包圍」(ANTONIUS HAMBROCK)劇本一冊外未見有其他之文學作品。

清初征服明鄭之水師提督施琅(福建晉江人)於康熙十九年四月初次攻臺，舟出海峽，即被颶風颳散而還，二十二年夏再率舟師三萬餘，乘南風進發，六月克澎湖，八月平定臺灣，明鄭遂亡，當時滿清廷議曾主張放棄臺灣，幸得施琅力奏謂臺灣乃關係江浙閩粵四省之要害，棄之必釀大禍，留之永固海疆，清廷因准所奏，至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始置臺灣府，隸於福建，遙受閩浙總督與福建巡撫之節制，府治設今之臺南，其下領縣三，附郭之縣亦曰臺灣，南曰鳳山縣，北曰諸羅縣，由此可以證明本國人對於臺灣之認識甚爲薄弱，其無偉大之文學作品亦乃當然之事實，因爲大多數之人都以臺灣爲「寄脚避難發財之地」，無有發生深刻之情感故也。

筆者被聘爲本會主編「臺灣文學篇」，一年來，極其所能搜集一切有關資料，參閱之餘，覺得在此荒蕪多變之花園內，雖採百花供飾案頭，又須選配顏色，分門別類，剪裁有方，安插適宜，供諸海內外諸公鑑賞，頗覺難有確實把握，因臺灣之文學資料，過於複雜，繁而無統，臺灣住民，除原住民之山地同胞外尚有荷西人，鄭氏時代以後，漢民族系有福建人，廣東人，福建人之中又有泉州人，漳州人，福州人，因時代之多變，日治時代亦有許多之日人住過五十年之歲月，亦難免有文學之影響，其文學性質極其複雜。臺灣文學之益大特色：

一 古族文學：當推山地同胞之歌謠，此乃內地之文學史上所無有者。

二 鄉愁文學：則身雖在臺而心却無時無地不在思念故鄉，真是一種悲歌慷慨之文學，字字句句都露出其熱血蒸騰之感傷，如「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之作品，現時何不如是！歷史重翻，痛定思痛，現時之鄉愁文學比之於明末清初，更有愁上加愁之感，因爲明末清初之時代，惟有痛感斯時異族之統治而已，並無赤浪滔天，哀鴻遍地，屍山血河之交流介在，在此反攻大陸之前一夕，相信有無數之人，日夜咬牙切齒，盼望早日骨肉團圓。文學是一種社會生活自然之產物，此時代之鄉愁文學或者可以期待臺灣有史以來未曾有之傑作產生。

三 異民族間之融和，同化，征服，抗掙之文學。

茲因篇幅關係，只以「臺灣早期文學史話」簡述如次：

臺灣昔稱蓬萊之仙山，西曆一五〇〇年時代，有葡萄牙之航海者因臺灣之風光美麗稱之爲美麗島，氣候溫暖，春夏秋冬不大變化，奇花異木到處繁茂，物資豐富，由海上觀來，如別有天地之風景，誠所謂：「不熱不冷，快樂仙景」也，有人說臺灣是一個太平洋中之金銀島，俗云：「臺灣錢淹腳目」，臺灣到處有財可發，絕無凍餒之憂，臺灣之傑作詩文大都出自吟詠風物者爲多，如林謙光，高拱乾，王必昌，陳輝等之「臺灣賦」內有細詳之記載，臺灣府志卷二十藝文一奏疏序云：「……當其一輩南來，煙波萬狀，三十六島隱躍舟前，九十九峯參差目下，殆遡焉，不知身之在何境也」可見其梗概。

二、古族文學

臺灣之原始民族，爲山地同胞，其來源係馬來民族，時間不明，雖屬未開化之民族，但亦有彼等之文學，其風俗習慣甚爲珍奇，茲錄其歌謠如下：

一 大傑嶺社祝年歌：

今過年

爲粉餐殺雞

祭天地

二

祝新年勝去年
倍收獲食不盡
新港社別婦歌：

我愛汝美貌

不能忘

實實想念

我今去捕鹿

心中輾轉愈不能忘

待捕得鹿

三

回來便相贈

武洛社頌祖歌

(此句係起曲之句)

先時節

我祖先能敵傀儡

聞風可畏

如今傀儡尙懼

四

不敢侵越我界

下淡水社頌祖歌：

請爾等坐聽

論我祖先如同大魚

凡行走必在前

何等英雄如今我輩子孫不肖

五

如風隨舞

請爾等坐聽

搭樓社懷念被水害歌：

此句係起曲之句

祖公時

被水冲擊

衆蕃就走

六

走上山內

無有柴米

也無田園

衆蕃好艱苦

七

阿猴社頌祖歌：

論我祖

實是好漢

衆蕃無敵

誰敢相爭

淡永社力田歌：

此時係耕田之候

天今下雨

及時耕種

卜秧耨草

好雨節次來了

播田明白好來飲酒

力為社飲酒捕鹿歌：

來賽戲

種了薑

去換糯米

來釀酒

釀成好酒

請土官來飲酒

酒足後

去捕鹿

捕鹿回

復來賽戲

九

茄藤社飲酒歌：

請同來飲酒

同坐同飲
不醉無歸

答曰：多謝汝

如今好去遊戲

若不同去遊戲便回家去

十
放繚社種藕歌

此時是三月天好去犂園

不論男女老幼

同去犂園好蠶種

候蠶出後再來飲酒

十一
瑯琊社待客歌：

爾來瑯琊

此處不似內地

爾來無佳物供應

得罪得罪

十二
蕭壩社種稻歌：

同伴在此

及時播種

要求降雨

保佑好年冬

到冬熟後

都須備祭品到田間謝田神

十三
諸羅山社豐年歌：

今逢豐年大收

會約社衆

都須釀美酒

齊來賽戲

願明年似今年

十四
哆囉咽社麻達遞送公文歌：

我遞公文

須當緊到

走如飛鳥

不敢失落

若有遲誤便爲通事所罰

十五
打貓社蕃童夜遊歌：

我想汝愛汝

我實心待汝

汝如何愛我

我今回家可將何物贈我

十六
他里霧社土官認餉歌：

請社衆聽說

我今日通事認餉

爾等須耕種

切勿飲酒失時

俟認餉畢

請爾等來飲酒

十七
斗六門社衆娶妻自誦歌：

今日我要娶

請來飲酒

日後我生子生孫

再娶妻又請來飲酒。

十八
大武壠社耕捕會飲歌：

耕種勝往年

同去打鹿莫遇生蕃

社衆可釀美酒

齊來乘興飲酒至醉。

十九
大武社捕鹿歌：

今日歡會飲酒

二十

明日及早捕鹿
回到社中
人人都要得鹿
將鹿易銀完餉
餉完再來會飲。
東西螺社渡年歌：

耕田園

愛年歲收成

捕鹿

易銀完餉

可去釀酒過年

二十一

二林大突馬芝邊三社納餉歌：

耕田園

愛好年景

鹿去

鹿不得逸

易餉銀得早完餉

可邀老爺愛惜

我等回來快樂飲酒酣歌。

二十二

南社會飲歌：

耕田園遇好年歲

收得麻收得米

捕得鹿且多

父子祖孫齊來飲酒

歡喜歌唱爲樂。

二十三

南北投社賀新婚歌：

爾新娶妻

我裝珠飾具

慶賀新婚

三十四

爾須留我飲賀酒。

貓霧揀社男婦會飲應答歌：

幼蕃請蕃婦先歌

蕃婦請幼蕃先歌

蕃曰：「爾婦人賢而且美」

婦曰：「汝男人英雄兼能捷走」

蕃曰：「汝婦人在家能養雞豕並能釀酒」

婦曰：「汝男人上山能捕鹿又能耕田園」

今衆社皆歡喜和歌飲酒。

二十五

蓬山八社情歌：

夜間聽歌聲

我獨臥心悶

又聽鳥聲鳴想是舊人來訪

走起去看却是風吹竹聲

總是懷人心切故耳。

如上歌謠，其文學價值，比之南北歐之歌謠，或者有過而無不及
尤其是第廿五之蓬山八社情歌之妙意，可與我福建泉州南曲（又稱南
管）並提而論，例如：

三更鼓（福建泉州南曲名）

「三更鼓，人睡靜

對此孤燈，恨煞這長冥

忽然聽見芭蕉露點滴

疑是我君來叩門

開門看

人值處？（閩南語土音，意爲人在何處？）

又聽見子規叫聲悲」

胡適先生說：「文學有三個要件，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能
力動人，第三要美」，何謂文學？其界說各家所說雖微有不同，而文
學之要素總不出：一、情緒（EMOTION）；二、想像（IMAGINATION）。

三、思想 (THOUGHT) 四、形式 (FORM)，文學是時代之自然產物，社會之象徵，含有時代性，文學史是隨時代之推移，叙述各時代之文學演變，亦可稱為文化史之一部分，文化史是描寫社會生活不斷之演進，文學史也是一部不斷生活之歷史，臺灣之山地同胞，雖說生活簡單，尚未開化，但是綜合如上之歌謠含著寄情之意，不能說彼等之生活，無有「文學的」之思想。

臺灣之文化史實，大部分已錄載於臺灣府縣志，但因時代性之見解不同，略有輕重失宜之感，詳略顛倒，考據不明，依樣繪葫蘆，毫無更改，轉相抄襲者多其破綻之處，務須彌縫，筆者因特用心於先人所忽略之處而加整理編纂，輕重不均之處，使之平衡，至於來歷不明之作品須待考據者則未敢輕錄。

三、明鄭文學（鄉愁文學）

沈斯庵居臺三十餘年，自荷蘭至鄭氏三世盛衰，皆目擊其事，著書甚多，臺灣文獻推為初祖，茲選其詩之一部份，可以見其如何鄉愁，悲歌慷慨之一斑矣；

一、感 憶

「暫將一輩向東溟，來往隨波總未寧，忽見游雲歸別塢，又看飛雁落前汀，夢中尚有嬌兒女，燈下惟餘瘦影形，苦趣不堪重記憶，臨晨獨眺遠山青」

二、望 月

「望月家千里，懷人水一灣，自當安塞劣，常有好容顏，旅況不如意，衡門亦早關，每逢北來客，借問幾時還」

三、夕 殘 不 給 戲 成

「難道夷齊饑一家，蕭然羣坐看晴霞，煉成五色奚堪煮，醉羨中山不易賒，秋到加餐憑素字，更深吸露飽空華，明朝待汲溪頭水，掃葉烹來且吃茶」

四、思 歸 五 首

「歲歲思歸思不窮，泣岐無路更誰同，蟬鳴吸露高難飽，鶴去凌

霄路自空，青海濤奔花浪雪，商飈夜動葉梢風，待看塞雁南飛至，問訊還應過越東。

颯颯風聲到竹窓，客途秋思更難降，霜飛北岸天分界，月照家園晚渡江，荒島無薇增餓色，閒庭有菊映新缸，夜深尋友沿溪去，怕叩柴門驚吠犬。

潮水如從天外來，燈光一片隱樓臺，東山興懶藏遊屐，粟里花稀覆酒杯，熱慣窮愁詩債逼，久安寂寞道心開，洗心欲挽河猶遠，利涉當前籍大才。

不飛霜色到疎林，蘆雪楓丹秋已深，民習耕漁因土瘠，天留風月絕塵侵，山容漸老添詩料，海氣凝寒動客心，絺絺自看還做甚，無衣空搗月明砧。

山空客睡欲厭厭，可奈愁思夢裡添，竹和風聲幽夢響，桐節月影靜穿簾，暫言放浪樵漁共，人作棲遲貧病兼，故國霜華混不見，海秋已過十年淹。」

如感憶中之「夢中尚有嬌兒女，燈下惟餘瘦影形」，其思家之苦，非久客異地者不知，夕殘不給之「煉成五色奚堪煮，醉羨中山不易賒」，其窮亦已甚矣，思歸之「熱慣窮愁詩債逼，久安寂寞道心開」；「絺絺自看還做甚，無衣空搗月明砧」則其安貧樂道比顏回矣，其氣節之清高比夷齊矣。

感懷八首

「未伸靖節志，居此積有沖，退避依藥侶，流離傍蜃宮，身閒因性懶，我拙任人工，島上風威厲，衾寒夢未終。」

採薇思往事，千古仰高蹤，放棄成吾逸，逢迎自惜慵，花枯邀雨潤，山險倩雲封，即此烟霞外，心清聽晚鐘。

不改棲遲趣，偏因詩酒降，晨風搖遠樹，夜月照寒缸，地靜長留古，心幽豈逐老，興來懷友處，結韻老梅椿。

蓬蒿老仲蔚，卜亦賣成都，獨釣絲千尺，分耕雲半區，樂飢水有泌，行乞市非吳，但是棲依者，相將莫問途。

朋來聞話舊，感歎到斜曛，聯袂招新月，分途送暮雲，梅寒搖

夢影，筆凍冷花紋，興倦登樓矣，依劉今未聞。

往事平生恨，株牽且俟河，觸藩誰遣觸，磨蝎命先磨，海嶼薇

原少，天南雁不過，支扉當夜靜，霜月影婆娑。

南來積歲月，又看荔將花，志欲希前輩，時方重北衙，隱心隨

倦羽，寒夢遶歸槎，忽竟疑仙去，新嘗蒙頂茶。

忽爾冬將半，居諸不肯停，新詩縈雪夢，愁思入寒局，同調爭

聲氣，時賢重典刑，敝廬依大武，遙接數峯青」按大武潛在今

嘉義之東二十里。

此外澎湖廳誌載有明天啓四年春（西紀一六二四年）福建巡撫南

居益之「視師中左」五言律二首如下：

「膠廓閩天際，縱橫島嶼微，長風吹浪立，片雨挾潮飛，半夜防

維機，中流謹柳衣，聽鷄頻起舞，萬里待揚威。

一區精衛士，孤戍海南邊，潮湧三軍氣，雲蒸萬竈煙，有山堪

砥柱，無地足屯田，貔虎聊防汎，蛟龍隱藉民。」

以上之詩可稱為與施肩告，同樣之性質，對於臺灣文學之影響未

曾發生如何之重大關係，只可當為史實之傳說而已，不得與沈光文並

提而論，其次則沈光文與其東吟社之人物，臺灣府志卷二十二內有「

東吟社序」，茲錄其一段以資參考：「……余自壬寅將應李部台之召

，舟至圍頭洋，遇颶飄流至斯，海山阻隔，慮為異域之人，今二十有

四年矣，雖流覽怡情，詠歌寄意，而同志乏儔，才人罕遇，徒寂處於

荒野窮鄉之中，混跡于雕黑齒之社，何期癸甲之年（註康熙廿二、廿

三年）頓通聲氣，至止者人盡蕭騷，落紙者文皆佳妙，使余四十餘年

，拂抑未舒之氣，鬱結欲發之胸，勃勃焉不能自己，爰訂同心，聯為

詩社，人喜多而不嫌少長，月有會而不辭風雨，分題拈韻，擇勝尋幽

，金陵趙蒼，直乃欲地以人傳，名之曰：「福臺間詠，合省郡而為言

也」，第一回之會合以「東山」為首題，其題意謂蓋臺灣之山，在東

極高峻，不特人跡罕到，且從古至今，絕無題詠之者，斯時有諸羅縣

令季麒光者，加入其吟社，遂改福臺間詠為「東吟社」，東吟社之詩

人十四名如下：

- (1) 季蓉洲名麒光（無錫）
- (2) 華蒼崖名袁（無錫）
- (3) 韓震西名又琦（宛陵）
- (4) 陳易佩名元圖（會稽）
- (5) 韓蒼直名龍旋（金陵）
- (6) 林貞一名起元（金陵）
- (7) 陳克瑄名鴻猷（福州）
- (8) 屠仲英名士彥（上虞）
- (9) 鄭紫山名廷桂（無錫）
- (10) 何明卿名士鳳（福州）
- (11) 章念名渡（武林）
- (12) 陳雪卿名雄略（寧波）
- (13) 翁輔生名德昌（福州）
- (14) 沈斯庵名光文（寧波）

沈斯庵時正七十有四，其後道光四年為永遠紀念光文事蹟，北路理蕃同知鄧傳安於今之鹿港建立文開書院，其疏引中云：「溯臺灣歸化之初得寓賢沈斯庵太僕，設教而人知好學，是全郡風起開自太僕」（彰化縣志），稱讚沈光文之教德之偉大，東吟社中之文以外最有名之詩人可推季麒光，麒光字昭聖，號蓉洲，江蘇松江府無錫人，康熙十五年進士，同二十三年任初代之諸羅知縣，斯時文教不振，麒光引以遺憾，遂自設教授文，成績優秀者禮遇之，所以受教之人如坐春風，在任雖只一年有餘，而縣治甚著，亦尚文禮士之効也，麒光甚好文學，博覽群書，工書道，精詩文，在任中，開始編纂臺灣郡誌，包括山川風物戶口土地等，惜未見其完成而離去，至康熙三十五年，副使高拱乾，整理其原稿編纂臺灣府志（臺灣府志亦可說始自麒光之手成自高拱乾）麒光之著作頗多「臺灣郡誌稿」外尚有「臺灣雜記」，「蓉洲文稿」，「山川考略」，「海外集」等，現存者有「臺灣雜記一卷」，「題沈斯庵雜記」之文一篇，「客間六條」，「天妃宮」之七律詩一首，「赤嵌筆談」，「臺灣雜記」乃一篇六百字之短文，內容

記錄其在任中之見聞及傳說，如金山、火山、水沙連、浦泥島、暗洋、鴉猴林、黑水溝等，「客間六條」乃一篇四六駢儷文，記臺灣之地形、山脈、鹿、木材、穀物等，無不有價值之作品也。

天妃宮一首

「補天五色漫稱祥，誰向岐陽祝壽香，幾見平成臨大海，自知感應遠重洋，遐方姐豆尊靈遠，聖代絲綸禮數莊，是處歌恩欣此日，風聲潮影共趨跄」。東吟社之詩人遺稿除沈光文留有大部份以外其他之人未見其作品流傳於世，甚以為憾。

與沈光文同時代渡臺而非東吟社關係之詩人，尚有徐孚遠、張煌言、盧若騰、三人。

徐孚遠：字闇公，江蘇華亭人，崇禎十五年舉人，與同邑之夏允彝、陳子龍結成幾社，互相砥礪，斯時也，徐氏與張煌言、盧若騰、沈佺期、曹從龍、陳士京，被稱為「幾社六君子」，名節文節兩全盛聞於世，明末曾舉義兵，破於松江逃至廈門，受鄭成功之禮遇，任左副都御史，常以忠義激勵成功，永明五十五年渡臺，住於臺灣縣下之新港（新化里），設教兼事農業努力培植後進，卒於該地著有「鈞璜堂集」；

張煌言：字元箸，號蒼水，與沈光文同鄉出身於浙江鄞縣，崇貞舉人，明末南京敗戰後，與同郡之錢肅樂等，奉魯王監國，任兵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反抗清軍，破於舟山，遂與魯王奔投於福州鄭成功，同謀攻取南京，失敗，與鄭成功渡臺，不久成功卒，疑其子經不足為謀，離臺而隱於杭州西湖，其踪跡為該地清吏窺悉，與其健僕楊貫玉，愛將羅自牧同被收捕，煌言受榜掠時，頭戴黑巾，身穿葛衣，不食不語，忍受到底，臨刑時，被二卒以竹轎扛至一青山挾岸，江水澄明之地，煌言端坐慨然受刑，有臨終絕命詞三首親自手交行刑者，而貫玉，自牧二人，因體力強大，縛繩盡斷，慨然站立受刑，面不改色，死後直立不倒，行刑者駭絕，立下跪拜云，其貞忠之氣魄可見一斑矣，實永曆十八年（康熙三年）也，煌言生平之著作甚多盡入於布袋，惜被邏卒燒毀無餘，獨留絕命詩而已，其著作有「奇零草」，「水槎集

」，「北征集」，「採薇吟」等，其同邑人全祖望，曾輯錄其詩稿，擬欲出版，奈因其詞意過激之字句甚多，恐惹災禍於當時之文字獄，故只秘藏其詩稿至清末始發刊，連雅堂先生曾選鄭成功及其他臺灣關係之詩時錄取蒼水詩錄一卷介紹於臺灣詩薈——煌言之為人有百折不撓之骨氣，其詩一字一句，其為激昂，悲歌慷慨，讀之，有萬馬奔馳之概，茲錄一、二首於此，藉知其骨氣如何？

舟山感舊（四首錄一）

「孤雲兩角委漁磯，極目滄桑事已非，隔浦青燐相掩映，傍溪紅雨自霏微，橋鳥轉逐危舟宿，社燕空尋舊壘飛，獨有采芝人尚在，天荒地老不知歸」。

述懷（二首錄一）

「王室方投蕩，萬里颯悲風，南紀亦滔滔，島嶼有群雄，群雄苦不成，歲月坐冰融，五侯並九伯，代為薦與蓬，樓船出閩越，軍聲正及鋒，金符剖異數，玉牒綴強宗，匪云優並錫，所以勵康功，孤臣懷共主，彷彿五雲封，九關踞虎豹，閭闔不得通，迴樵天漠際，鄺圖倚王公，顧念命卿微，一旅甘附庸，蒙恥期匡濟，敢言塞匪躬，但慮踪跡異，復慮踪跡同，悠悠千載下，誰更想孤忠。」又永曆十八年被清之提督張傑部下抬捕在獄中作有「放歌」一首，可知其孤忠義憤，百折不撓之精神。

放歌：

吁嗟乎，滄海揚塵兮日月盲，神州陸沉兮陵谷崩，藐孤軍之屹立兮，呼癸呼庚，余憫此才遺兮，遂息機而寢兵，方壺員嶠兮，聊稅駕以埋名，神龍魚腹兮，罹此豫且之警，余生則中華兮，死則大明，寸丹為重兮，七尺為輕，維彼文山兮，亦羈縻於燕京，黃冠故鄉兮，非余心之所繫，欲慷慨而自裁兮，既束縛而嚴更，學壘山以絕粒兮，奈群喙之相并，等鴻毛於一擲兮，何難談笑而委形，憶唐臣之嚼齒兮，鼎鑊其猶冰，念先人之踐土兮，愧忠孝之無成，緊嗣子之牢籠兮，庸宗祀之云傾，已失夫，荷瓊謝玉兮，亦有時而凋零，余之浩氣兮，化為風霆，余之精魂兮，變為日星

，尙足留綱常於萬祀兮，垂節義於千齡，夫何分孰爲國祚兮，孰爲家聲，歌以言志兮，肯浮慕乎箕子之貞，若以擬乎正氣兮，或無愧乎先生。

內中之句，「余生則中華兮，死則大明」，可知其堅決忠心之精神如何？

絕命詞：

「我生適五九，偏逢九月七，大廈已不支，成仁萬事畢」。

最後之轉結二句，可知其臨死之心境。

慮若瞻：字閑之，號牧洲，福建同安人，崇禎八年舉人，同十二年進士，臺灣府志十二流寓：「莊烈召對，稱旨，授兵部主事，疏劾督楊嗣昌，陞本部郎中兼總京衛武學，三上疏劾定西侯蔣惟祿，有惡其太直者，外遷寧紹兵備道，潮行，劾兵備陳國興，既至浙，興利革弊，兩郡士民有盧普薩之謠」，由此可知盧氏之爲人性格硬直，有「興利革弊」之才，水曆十八年春三月與沈佺期。許士燦，渡澎湖，不幸罹病寓居於太武山，臨終之時，遺囑於側近之人須題刻其墓碑如下：「明自許先生盧公之墓」，時已六十六歲，著書頗多，有「留庵文集二十六卷」，「方輿互考三十餘卷」，「耕堂隨筆」，「島噫詩」，「島居隨錄」，「浯洲節烈傳」，印譜各若干卷，有同邑人林樹梅（字庚雲）曾刊行其遺書數種，見於澎湖廳志之寓賢，茲錄其一、二首以資窺見若瞻之詩風如何？

殉節篇爲烈婦洪和作

妾爲君家數月婦，君輕別妾出門走，從軍遠涉大海東，向妾叮嚀代將母，驚聞海上水土惡，征人疾疫十而九，猶望遙傳事未真，豈意君訃播人口，滔滔白浪拍天浮，誰爲負骨歸邱首，君骨不歸君衣存，挽衣招魂君知否，死怨君骨不同埋，死願君夜共相守，骨可灰兮怨不灰，衣可朽兮願不朽，

妾怨妾願只如此，節烈聲名妾何有」，右詩乃爲烈婦洪和而作者，哀切之情，希望與丈夫同出戰場不得，但願偕老同穴，誓共生死。

詠「澎湖」二首

「海上三山未渺茫，竹灣花嶼鬱蒼蒼，白沙赤嵌紅毛地，綠葦黃魚紫蟹莊，仰首但瞻天咫尺，稱名合在水中央，古今多少滄桑劫，留得殘雲照夕陽」，

××

××

「六六沙灣小似舟，須彌大界一萍浮，收羅日月狂瀾裏，零落雲山古渡頭，春水漲時村散網，曉星明處客停舟，蓬瀛不信人間路，猶認仙源是夢遊」，

其他尙有鄭成功及朱術桂之作品雖與臺灣文學史不大發生關係，但因與民族精神有關，無妨錄此以資參考。

臺灣外記：「芝龍望見其子儀容雄偉，聲音洪亮，屈指已七歲矣，追憶生時，奇兆甚喜，延師肄業，取名森，字大木，讀書穎敏，但每夜必首翹東，咨嗟太息，而望其母，森之諸季父兄弟輩，數客之，獨叔父鄭鴻遠器重焉，每摩其頂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有相士見之曰：「郎君英物，骨格非常」，對芝龍稱賀，芝龍謝曰：「余武夫也，此兒倘能博一科目，爲門弟增光，則幸甚矣」，相者曰：「實濟世雄才，非止科甲中人」，性喜春秋，兼愛孫吾，制藝之外，則舞劍馳射，章句特餘事耳，事其繼母顏氏最孝，於十一歲時，書齋課文，偶以小學洒掃應對爲題，森後幅束股有湯武之征誅一洒掃也，堯舜之揖讓一進退應對也，先生驚其用意新奇」。

鄭成功之母乃日本平戶田川氏之女，常川日本「忠君愛國」之尚武精神教之，其老師錢謙益（牧齋）頗用心教導，期之以遠大。牧齋投筆集後秋興一百多首律詩，幾全爲鄭氏而作，茲錄其幾句以示其教鄭氏之民族大義如何？

「龍虎新軍舊羽林，八公草木氣森森，樓船蕩日三江湧，石馬嘶風九域陰，掃穴金陵還地脈，埋胡紫塞慰天心，……黑水游魂啼草地，白山新鬼哭胡笳，十年老眼重磨洗，坐看江豚促浪花，」……金陵要定南朝鼎，錢鏐須爭北固關……荷鋤父老双垂淚，愁見橫江虎旅班！」

「臨分執手語逶迤，白日精心似此岐，一別正思紅豆子，双棲終向碧梧枝，盤周四角言難罄，局定中心誓不移……」，由此詩可窺見錢氏之鬱問十餘年，笑顏重開，得意成功之所為，雖未能完其臣節，其薰陶鼓勵之精神真值得吾人尊敬也。

又傳鄭氏曾在日本平戶賦詩飛鸞島題壁云：

「破屋荒畦趁水灣，行人漸少鳥聲閒，偶迷沙路曾來處，始踏苔巖常望山，樵戶秋深知露冷，僧扉畫靜任雲關，霜林猶愛新紅好，更入風泉亂壑間」此詩因鄭氏七歲時隨其父鄭芝龍自日歸國，居福建南安縣安平鎮，以後未見再赴日本之踪跡，所以此壁詩絕非鄭氏之作明矣。

又有登峴石山云：

「黃葉古祠裡，秋風寒殿開，沉沉松柏老，嘒嘒鳥飛迴，碑碣空埋地，庭階盡雜苔，此間人到少，塵世轉堪哀」，此詩乃北征之時，師次京口所作，郡王克台後，頗事吟詠，而不留隻字豈當玄黃之際，王之子孫闕而不發歟？

朱術桂即寧清王，明太祖九世孫，永曆十八年，偕鄭氏渡臺，築宮西定坊，供歲祿狀，貌魁偉，美鬚眉，善文學，書尤庾勁，康熙二十二年，聞施琅請伐臺，鄭氏諸將無設備，輒暗自痛哭，常言臺灣有變當以身殉，已而清師克澎湖，克塽議降，術桂告其膝妾曰：「我死期已至汝輩可自便，僉對曰：『王能全節，妾不失身，王生俱生，王死俱死，願賜尺帛，遂冠笄同縊於中堂』，術桂大書絕命詞於壁曰：『自壬午流賊陷荊州，携家南下，甲申避亂閩海，總為幾莖頭髮，保全遺體，遠潛外國，今已四十餘年，六十有六歲，時逢大難，余髮冠裳而死，不負高皇，不負父母，生事畢矣，無愧無怍』，其絕命詩如

下：

「艱辛避海外，總為數莖髮，

於今事畢矣，祖宗應容納」，（或作不復採薇蕨）。

臺灣之早期文學，可說除吟詠風物以外無不均為「明島不棲清朝地」之鄉愁作品者為多，憂悶，不平，還我河山，不願異族之統治，至於有關臺灣社會生活之實象實情者甚為空虛，其原因乃斯時之文人皆來自大陸，所謂「作客他鄉」之輩者，認為「暫住」，「遊歷」，所以對於本地之社會問題失其落地生根之感，已然不期永住，與本地事情自然不發生百年大計之深刻化，嚴重化之思考，雖有鄭成功之斬棘披荊，發揮不屈不撓之精神，冀念早日光復漢族河山，奈因父子三世不過二十三年間而已，至鄭克塽時即被迫降清，而臺灣又在滿清壓迫下被統治二百十二年，及至甲午之役清軍敗績，馬關議和，又割臺灣澎湖予日本，從此又被日本統轄五十一年，如上多變之臺灣一切社會生活，受政治的之影響，換一時代，則民心惶惶，應付，敷衍最多，無心創作，建設，精神時刻飄搖於風雨之中，政治的之壓迫，「文字獄」，民族差別，雖有無數之熱血漢族健兒，思欲拔劍而起，挺身而鬪，亦因孤島彈丸之地，無可奈之何也，於是各抱消極，而不長志滿清時代，由大陸來者，若非官員則商人，官員則清一色作歌功頌德之虛偽官場文章，商人則除設想如何「惟利是求」以外不加思想臺灣之社會問題，恨不得早日錦衣歸鄉，滿載而歸，完成顯祖榮宗之美夢，誰念及臺灣之將來而作百年大計之詩文乎？而且斯時來臺之輩除奉命來臺作官者比較中流人物外無不是中流以下之商人，所以臺灣之文學可說殖民地之文學者為多，換句話說，亦可說是「虛偽」，「賣節」文學者居多，明鄭文學比較有骨氣，有民族精神，及至清代文學則作風大變，（待續）